

颠覆炒菜

池莉

年前,上海梨视频约我拍一个武汉的过年。梨视频很会说服人:“老师我们只是想请您朗读一下您的《武汉的过年》再简单聊聊,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,我们这个短视频或许可以让更多人感受过年的快乐。”好吧这个道理我服。恰好那几天,武汉洪山菜薹公司的冯总,找到了我。冯总我并不认识,只因《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》这篇散文,在本版发表后,又经过了N个十万加转载,兜兜转转,最近转到了冯总那里。他读了以后非常喜欢,千方百计联系上了我,不仅赠送了我正宗洪山菜薹,还盛情邀请我去正宗洪山菜薹的出生地走走看看,这个机会太好了。我灵机一动,让两好合一好,带上梨视频,去了宝通寺。因为武汉的过年,鸡肉鱼鸭就不用说了,菜薹总归是要炒一盘的。只是一般都吃不上洪山菜薹,尤其是宝通寺那宝贵的几分菜地里的洪山菜薹。好运气。这天天气晴好。我们一到宝通寺,就埋头爬山。一口气来到洪山宝塔下面,抬头仰望宝塔,低头亲手摘菜,当场忍不住生嚼,回头午饭炒了再吃。

午饭在宝通寺素食馆吃素斋。宝通寺素食馆也是相当有名的馆子,厨师超厉害,不仅道道素菜都做成了荤菜模样,连味道也是荤菜的,干爆牛肉片比真牛肉还真实。我们刚刚采摘的洪山菜薹,厨师特意炒了两种口味的:一清炒,一酸辣。专业厨师,架锅就是好看,一手颠锅,一手舞铲,一把菜薹倒入锅内,火焰应声腾空而起,只听得叮当一阵响,一盘炒菜薹一挥而就,仅是观赏,就要人垂涎欲滴。

冷眼热心



然而,问题来了!教授连看我几眼,意思是怎么没有你家的好吃?我只暗笑,光笑不吭。教授是我朋友,也是菜薹爱好者,平时各种菜薹,也吃了不少,自然也吃过我下厨的清炒菜薹,这次慕名而来,自然有着很高期望值。不料教授发现:与你的炒菜薹简直天渊之别!

哈哈好开心。我不想说朋友过奖。我不想炒菜薹上谦虚。我实实在在是颠覆了菜薹的炒法。

革命是从厨房开始的。最开始我只知道自己有个梦想,那就是:能够既吃好又不沾油、发不沾烟、厨房罩衣一脱,衣着光鲜。最初的革命行动,也比较果敢激烈,一时间大肆废除旧式厨具,换代一批拥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式厨具。接踵而来的,却是漫长的头疼,新式厨具水土不服,发生种种失败。原来,仅有厨具革命还远远不够,更需的是头脑风暴,是要对炒菜的认知,来一场彻底颠覆。

这个颠覆就不容易了,千百年的传统炒菜方式,各级烹饪学校的经典教程,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夫子精英理论,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审美定势,家庭经验的代代相传潜移默化。好在我觉悟了。我深刻认识到要创造主妇的幸福,全靠主妇自己。顽强坚持,十步芳草。我终究琢磨出了一套冷锅冷油的炒菜方法,完全可以有效锁定蔬菜的芳香分子,原汁原味,又嫩又绿。为什么我的炒菜薹会更好吃?根本原因就在这个颠覆。试想菜薹何其娇嫩,怎堪承受烈火烹油的酷烈摧残。

我的梦想实现了。从此,我自己对自己,也算是私庖供饷,务尽甘珍了;也可以鲜衣美食,纵横市井了。至于人家厨师,我还是会笑眯眯,不作批评。饮食是很个人化的,每一个人,吃进肚的不是别的,都是自己的认知,都是自作自受。

正月十三,约了两个同学去爬白马尖。“太早了吧?过了元宵节再说,现在的山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”同学有点不情愿。他们哪知我的心,早已是春风关不住了。疫情下的生活让我明白,有梦抓紧做,有愿抓紧园,不要犹豫,否则,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。

几年前,满怀信心去登白马尖,大雨中体力不支,只能铩羽而归。我这个在大别山长大的人,为此耿耿于怀,发誓要圆了这个愿。

再登白马尖

沈俊峰

从霍山县城出发,走大别山旅游通道,一路顺畅如行云流水。早春二月,山上光秃秃的,黑黢黢的,就连苍松翠竹也黯淡了。忽地看见山坡上盛开着簇簇一团团的桃花,气势活泼动人。这是野桃花。封山育林这么多年,在映山红开花之前,会出现这么多的野桃花,填充了山野的空旷和寂寞,着实是一个惊喜。远远望去,野桃花像黑夜中绽放的烟花,绚烂如霞,将我春风激荡的心潮一波一浪地抛向无垠的太空。

到了山脚下,才知道两个同学对我是“三心二意”,一个穿着皮鞋打算只陪我至山脚,压根儿就没有想要爬山,另一个打算象征性地爬一段,觉得我根本不能登顶。是的,五十多岁了,膝盖有了时光之锈,

我不是美食家,只知道好吃不好吃,味蕾上的美妙感觉是说不出的。不过我对已故作家陆文夫写的《美食家》,一直有很深的印象。在小说中,他写到了美食家对年轻厨师的仙人指路:做菜,最重要的是什么?是放盐。盐是美食的分寸,是美食的精髓。

浓油赤酱也大抵如此。近年来本帮菜的饭店多了起来,但是真正做得好的,就是(像德兴馆)这么几家。因为浓油赤酱油之浓酱之赤大有学问,浓油赤酱当然不可以清淡,但是也并非油越浓越好酱越重越好,学问精髓便是分寸。

最难拿捏是分寸

——上海分寸系列之三

马尚龙

听了,当是稍带妩媚地浅浅一笑:我又嗲不来的,心里是认下了。说一个女人发嗲甚而会很发嗲,一定是在背后议论,那个女人要是听说了,不是发嗲是要发怒了。嗲是一个女人的自然流露,是怡情的天性,是恰到好处。发嗲则是故意为之,并且过分了,过犹不及,发嗲还不及不嗲。

嗲可以是女人,还可以泛指让人赏心悦目的事物,一张照片,一份美食,一场音乐会,一篇文章……发嗲大多是女人,也有男人。嗲和发嗲,没有教科书,凭的就是分寸。分寸只在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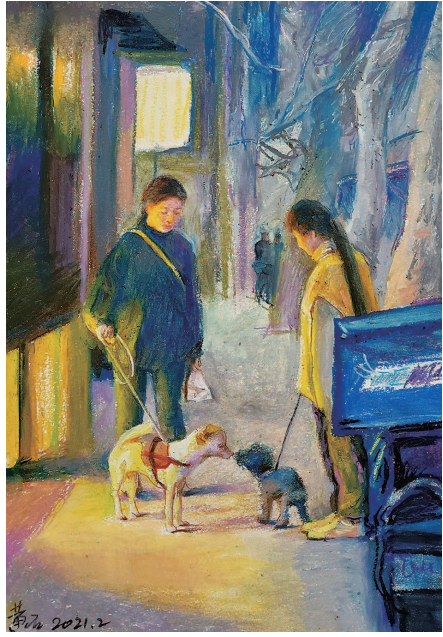


淡淡的年纪,还在浓油赤酱,油和酱没有分寸了。都说上海女人有很独到的风情,最闻名的算是上海小姑娘的嗲,连外国人也知道些的。但是很少有人探究过,有嗲,也有发嗲,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说一个女人嗲甚而很嗲,女人领悟和拿捏。

那天,我去淮海路上海香港三联书店签名售书。有位读者希望我写几句有关上海分寸的话。仓促间也来不及多想,就写了个排比句:上海分寸,是上海人的习俗,是上海人的能力,是上海人的审美。如果现在再写,可能还要加上几句,比如,可以加上上海人的做派。

想起了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。某天有人向他婉转打听他对单位里一个女孩子的印象。他说他对这个女孩子不是很熟识,但是印象很好,可以这么概括:知所行知所不言,知所行知所不为。后来打听消息的男人和这个女孩子恋爱结婚了。这个女孩子的做人和分寸,一定是让人舒心的。

可以这么说,上海分寸是上海的文明意识。文明两个字很有意思。“文”的本义是遮掩,“明”是暴露,该遮掩的要遮掩,该暴露的要暴露,这便是文明——文明是要讲分寸的。越是都市化的地域,人被限制的行为越多,被限制住的行为,也就是需



愚园路的黄昏 (油画) 黄石

要“文”起来的行为了,吃东西不能吧唧吧唧的声响,穿行交通必须服从红绿灯,在家里洗澡,还需要磨砂玻璃窗……更不必说随地小便之类的动物行为了,为的就是这一个“文”。“明”则是道德,是修养,是科学,是艺术,是自由,是需要张扬的人类共同的进步。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

那年,那个春天

王承志

今年最冷的日子,我在深圳避寒。深圳的气候温暖如春,阳光下,穿一件长袖T恤足矣。住在京基一百,深圳的地标性建筑。斜对面,便是著名的打卡地,小平南巡的巨幅画像。有次散步到那里,在游人中发现一个颇有辨识度的脑袋,下意识叫了声,文官。那只脑袋转过来,果然是文官。

与文官相识在南京植物园。那年春天,江苏作协办了个为期两周的读书班,三十几个人,吃住都在南京植物园,环境幽雅,伙食也好。每天由文学名家里上课,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头。还有个南大的教授,讲国外的文学动态和流派。教授喜欢考问,诸如,这个潮流知道吗?或者,这



部小说是谁写的?有时我们是真不知道,有时是看他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顺眼,懒得理他。教授便很得意,正待揭晓答案,座中一位温婉清丽的女子作了回答。那女子平时静娴无语,总是在关键时刻来一句,弄得教授很败兴。那女子叫丹娃,以小说见长。

说被《小说选刊》选中了。那些都是文坛的新星,练家子,张口闭口都是创作,都是文学。这不是赶时髦,是渗透在血液里的信仰。也有不少是来打酱油的,蹭吃蹭课,我就在这拨人里,窝在角落毫无愧色地交流小道消息,或者议论中午的伙食如何如何。两拨人的境界相差悬殊。

吃了晚饭,一行人便穿过植物园,散步去相邻的明孝陵。沿途的神道有石人石马,分列两边,很壮观,其中一个石人,文官模样的,头颅造型和我们中间的某人颇为相像,越看越像,于是此后便叫某人“文官”。某人来一趟读书班,这也算是收获之一。

我和一位姓孙的仁兄睡一个房间,私下场合两人也谈文学,谈创作,更多的是谈些不上台面的话题,很投机。老孙总是劝我先睡,说他打呼,等我睡着了再睡。我起先不知道他的厉害,等到尝到厉害,可谓心脾俱裂。那不是打呼,光听声音,以为我们房间整夜都在杀猪。于是便去和一伙淮阴来的朋友打

春游小记

王养浩

方塔园
杏花朵朵笑新春,
方塔巍巍仰古风。
满目青青垂翠, 无数春晖与秋冬。

醉白池公园
莫道雨濛濛,
游人如潮涌。
竹送青溪月,

松江新城
昔日茫茫荒地,
而今煌煌大学城。
更有琼楼耸天起,
春风一夜芳草生。

松摇古谷风。
曲径竟相通,
亭台各不同。
金牛奋蹄起,
白翁来诗诵。

八十分,消磨时间,不到困倦至极不敢回房间。牌艺不精,老是出错牌,老是被我的搭档骂,从不回嘴。旁观的王明皓赞道,你的涵养功夫太好了。我听出他的意思其实是说,你的牌打得确实太臭了。王明皓并非等闲之人,他写的小说《快刀》,令人望而生畏,你都想象不到小说可以写得这么极致这么精彩。那次阅读班,还结识了好些个文友,就中一个叫王大进的,大眼睛,顾盼生动,有明星气象,要是从影,便是唐国强一类的人物。他后来在文坛闯出了一片天地,佳作迭出。读书班结束

后,我和王大进依然保持通信联系,在信里探讨文学的两大主题之一:爱情。其时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小护士。

在深圳街头巧遇“文官”,也算是他乡遇故人,我和文官居然拥抱了一下。这些年日晒雨淋,文官的面容已日趋风化,而文官看我的眼神也颇具悲悯色彩。其实和文官并不太熟,南京植物园一别再无联系,只是共同拥有一段远去的记忆而已。

回想起来,那时,我们真的很年轻,怀揣的梦想也很真诚。那个年代,普遍被认为是文学的春天。

膨胀时“用力”不均造成的),这种瓜生长速度更快,来年会早一些结瓜。这样,南瓜的整个产瓜时间就会拉长,便也可提高产量了。父亲又补充说,留种的种子颗粒一定要选饱满的那种。扁瓜留种要选切开后上生的种子。其他形状的瓜也宜保留上半个瓜的种子来做种。这样留种,种子的各种优良性状可以得到更大更好的保障。

原来,小到诸如采收南瓜和留种这样的日常,民间自有一种智慧。这不得不让人敬佩老一辈的人,他们还在从前的传承中应用这些方法。同时让我隐隐担忧的是,现在的年轻一代或者说几代人,以及未来更年轻的人,已经很少有或将会绝少有人,再把些民间智慧那么当回事了。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民间文化(非物质文化遗产)的很大损失和遗憾了。

南瓜

赵玉龙

十日谈

想起了趟春里的火车。 责编:殷健灵

白马上,有人用石头砌成了著名的“1777”字样。这是白马尖的海拔高度,也是登临者的高度,心里的春光却远不是心的高度。